山海寻梦

学理阳

花艺冠军的新赛场

本报记者 卢杨静

“场地经理是干什么的？我总结不出来，可以说，什么事都要干。”9月底，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在上海闭幕，上海建设管理职业技术学院花卉生产与花艺专业教师潘沈涵终于松了一口气——作为本届大赛花艺项目的场地经理，他为此忙碌了大半年。

花艺项目场地总面积约1000平方米，中央是约100平方米的“花卉市场”，选手在这里挑选当场所用的花束。4个操作区围绕“花卉市场”设置，共16个工位。属于场地经理的那间小小办公室也在其中，赛场上所有的问题，最终都会汇集到这里。

“场地经理就像一座桥梁，向上对接组委会，向下把规则和标准落实到赛场的每个细节，几乎每个环节都要参与。”潘沈涵说。

他的清单上，83项工具、200多种花材、100多种辅材，小到螺丝，大到展架，加起来有2000多个品类。供应商他一家一家跑过。花要有本土性、要新鲜、要符合比赛要求。不同花材对温度湿度要求各不相同，运输和存放都得精细，每一种都要单独核对条件。

从选手到教练、专家，再到场地经理，对于世赛，潘沈涵并不陌生。

2017年在阿联酋阿布扎比，18岁的潘沈涵第一次走进世界技能大赛赛场。那是中国首次参加花艺项目，中国队对比赛规则完全是陌生的。植物设计环节，他拿到一个近1米直径的木盒做容器。按比例，作品要搭到2米高，但现场没有足够高的材料。他当机立断把木盒斜向锯开，固定时却发现：没有螺丝钉。

这个从小喜欢劳技课、给爷爷做过小板凳的少年，抽出一根蝴蝶兰上的竹签，削成榫卯结构，用榔头敲进钻孔里，靠摩擦力锁紧接口。外国裁判怀疑他违规使用金属零件，过来检查，摸了一圈接口，说了句，“Chinese boy good”。

那一届世赛，他超过第二名24分，为中国队拿下花艺项目首金。

夺金之后，他一度觉得自己成功了。潘沈涵的师傅、中国插花花艺大师、中国集训队专家组组长朱迎迎看不下去了：“你只是第44届的冠军，你的能力只停留在第44届。现在该干什么？去继续深造。”

“那句话把我骂醒了。”潘沈涵说。

潘沈涵决定跳出舒适圈。他读高职、读本科，又赴澳门城市大学攻读城市规划设计硕士。读研需要从感性设计转向理性研究，写论文一度成为潘沈涵最痛苦的事。但他回过头来发现，花艺和设计、规划和施工，底层逻辑是相通的，“职业教育教动手，本科教育教思考，能融会贯通才是复合型人才”。

2025年研究生毕业后，潘沈涵回到母校上海建设管理职业技术学院花卉生产与花艺专业任教。带学生设计作品时，他不只讲技法。学生做的每一件作品，他都要问一句：“你想表达什么？”

进博会欢迎晚宴的花艺布置、世界人工智能大会的宴会花艺，他带着学生参与这些项目，在国家级平台上增长实战经验。“在纸上画得再好，到现场搬过花材、剪过枝条，才知道花艺是怎么回事。”潘沈涵说。

从选手、教练、专家，到前不久的场地经理，潘沈涵集齐了世赛的多重视角：“以选手体验优化工位动线，以裁判标准细化设施清单，以应急演练压实团队协同。”而正是在这些视角的切换中，他更加体会到一枚金牌的背后，凝聚着多少人的心血，“世赛不是一个人的战斗，每一个选手的精彩瞬间，都是靠团队堆积起来的”。

这届世界技能大赛，潘沈涵亲眼见证中国选手张明天摘得花艺项目银牌。潘沈涵说：“很骄傲，很自豪，我国花艺的整体水平在不断提高。”他也注意到，与他参赛那年相比，这次的赛制变了，“还增加了成本核算一项，更考验选手的综合能力”。

如今，潘沈涵的工作重心又回到了教学上，“想把在世赛积累的经验转化成教学内容，引领行业发展”。

他给自己定了一个5年目标：培养一个世界冠军。“自己拿了冠军不算什么，再培养出一个，人生才稍微圆满一些。”

潘沈涵还想让中国花艺在国际上得到更多认可。他觉得，中国古典插花技法的精妙和传统花艺美学所蕴含的艺术价值在国际舞台上还没有被充分认识，“我们拿了很多世赛金牌，但花艺世界杯中国选手最好成绩只是第七名”。

潘沈涵的办法是融合：“中国传统插花里，每一朵花都有自己的表情。以前做西方架构花艺时，我只关注结构，后来学了传统插花才明白，花本身是有生命的。它的朝向、姿态、表情，都要放进作品里。”他要把这个领悟教给学生，让他们站上世界舞台时，带着自己的语言。

“让中国花艺被世界看见。这个事急不得，要靠一代一代人努力。”潘沈涵说。

传技深山中

本报记者 刘畅

“我有一个梦想，就是通过努力让七叶一枝花这一稀缺名贵药材，真正成为农民群众的致富之花。”

这是苏海兰在全国科技特派员制度推行20周年总结会上的发言，也是她扎根基层多年的心愿。

十几年前，福建光泽县山林资源禀赋突出，林下中药材产业兼具生态价值与富民效益，却因缺乏技术和人才，发展举步维艰。“七叶一枝花等珍稀药材市场需求旺盛，但很多农户因为没有种植经验，技术匮乏，经常买到假劣种苗，种植三五年也看不到收益，每亩损失好几万元。”苏海兰看在眼里，急在心里。

她决心扎进深山，请缨成为光泽县科技特派员。家中两个孩子还小，她便带着孩子住进深山基地。从此，山林大棚成了她最常待的地方，荆棘划破衣、烈日晒脱皮、山间蚊虫咬，是她扎根一线的日常。白天，她钻进山林做试验、记录苗木生长数据；深夜，孩子们熟睡后，她伏案整理数据、攻克技术瓶颈，日复一日从未间断。

七叶一枝花种子出苗原本需要两年，苏海兰带领团队攻关，将出苗时间缩短至6个月，出苗率从5%提高到86.5%。攻克单一品种技术难关后，围绕多花黄精、巴戟天等药材，她又持续开展优良品种选育、种苗繁育和生态栽培研究，探索林下药材与大宗作物套间种等技术，为山区发展林下经济寻找新路径。

技术有了突破，怎样让农户真正学会，是另一道难题。

2020年初，苏海兰在承天药业种植基地检查七叶一枝花长势时，认识了肖天保。看着踏实肯干却无路可走的肖天保，苏海兰主动伸出援手。现场教学，她有意让肖天保当“课代表”。选地、耕地、施肥、种植、管理，每到需要演示的环节，她都把肖天保叫到跟前，手把手地教。肖天保逐渐从技术“小白”成长为基地专职技术员。

“工作之余，我还想再把家里的几亩山地也种上七叶一枝花，这样既方便照顾父亲，也可以增加收入。”肖天保当时这样说。

一户农户的蜕变，让苏海兰更加坚定了培养本地技术人才的想法。她深知，科技特派员不可能永远守在每一片山林，产业要持续发展，必须让当地人掌握技术、成长起来。她持续开展乡土人才培育，近几年培训一线种植及指导人员十几人、科技能人200多名。

从光泽到井冈山，从一个种植基地到更多山区，苏海兰和团队把多年摸索出的经验带到新的地方。

扎根茶园里

“我真切体会过贫困给农村家庭带来的无奈，内心一直有个心愿：尽自己所学，帮助乡亲们致富。”

福建省农业科学院茶叶研究所高级农艺师王振康说起自己为何长期服务茶乡，常常会提到这段成长经历。他出身农村，家境并不宽裕。为了供他读高中，妹妹不得不放弃学业在家务农，这一直是他的遗憾，也成为他走进茶山、服务茶农的动力。

2008年8月，王振康第一次来到宁德市蕉城区霍童镇坑头村，开展乌龙茶、红茶、岩茶加工技术培训。彼时，村里茶叶产业刚刚起步，茶农有茶园，却缺少标准化加工知识，丰富的山地资源还没有充分转化为增收渠道。

第二年春天，茶农谢郑生打来求助电话：茶厂红茶发酵出了问题，每天损失上万元。接到电话，王振康赶到村里，实地排查发现，症结在发酵环境管控不当。

眼看着生产耽误不得，他放弃“五一”假期，留在茶厂示范制茶工序，把复杂的工艺原理拆开来讲，把关键操作一遍遍做给茶农看。

这次及时帮扶，解了茶厂的燃眉之急，也让茶农看到专业技术的作用。在王振康指导下，谢郑生、谢昌荣等本土茶农逐渐成长为制茶能手。如今，坑头村茶园面积发展到1600多亩，“坑头金观音”逐渐打响区域特色品牌，茶产业成为带动村民增收的重要支撑。

从坑头村出发，王振康的服务延伸到蕉城、寿宁、政和等闽东茶区。不同地方的茶园条件不同，茶企的发展阶段不同，遇到的技术难题也不一样。他既要进茶园看品种、看长势，也要到车间查设备、看工艺。

“新时代的科技特派员，绝不能浮于表面走马观花，必须建立长期稳定的服务联系。”王振康在采访中谈到自己的体会，“要常走茶园、常进车间，近距离发现产业真实痛点；通俗化技术推广，让茶农听得懂、学得会、用得上。”

王振康的足迹遍布闽东多个茶区，帮扶几十家合作社与茶企。对他而言，一片茶叶背后，是一户户茶农的生计，也是科研成果从实验室走向生产一线的过程。“希望自己继续当好茶园与实验室之间的桥梁，让科技在一片片茶园里发挥作用。”他说。

跨越山海间

从福建到宁夏，跨越山海的不只是距离，还有气候、环境和生产条件的差异。

科技援宁这条路，福建省农业科学院食用菌研究所东西部科技协作中心负责人、高级农艺师林戎斌已经走了20年。2006年，林戎斌开始主持科技援宁项目；2007年，他成为福建省援宁科技特派员。如何让食用菌产业在当地真正发展起来，是他要面对的第一道难题。

林戎斌深入各个主产区调研，发现当地温度条件适合夏季反季节生产，但原有菌种并不适应当地的生产需求。问题找到了，方向也随之明确：“换菌种！”

凭借专业积累，他筛选出更适宜当地栽培的品种，指导建设新菇棚，摸索适宜的栽培方式。一个新品种、一座新菇棚，看起来只是生产环节的调整，却关系到当地能不能形成稳定的食用菌产业。

真正的考验很快到来。2008年1月，南方遭遇严重冰雪灾害，交通物流网络大面积瘫痪。菌种如果不能及时运到宁夏，就会错过生产季节，前期投入也可能付诸东流。

为了把菌种送到彭阳，林戎斌多方奔走，联系铁路物流。考虑到运输途中可能出现破碎和冻伤，他逐瓶包上泡沫纸，再裹上毛毡装进纸箱，外面钉上木条。经过四重保护，10箱菌种终于在春节期间安全运抵彭阳，保障了生产供种。

菌种落地，只是开始。食用菌产业要从零散种植走向稳定发展，还需要多方支撑。林戎斌联合政府、企业等争取资金支持，在宁夏建设食用菌基地，为产业布局和技术路线提供支持。

从菌种适配到基地建设、技术培训，再到人才培养，食用菌产业在宁夏逐渐扎下根来。“依托闽宁协作，食用菌已经成为宁夏新兴特色产业。”林戎斌很自豪。

“科技服务的价值，就在这些具体的奔走、探索和传授之中。”林戎斌说，“让技术不只停留在论文和实验室里，而是落在土地上，落在产业里，最终落在农民实实在在的收获中。”

事理

刘沛恺

一把剪刀，一张薄纸，能做出怎样的文章？

辽宁盖州“90后”小伙赵聪卓用自己的行动，给出了答案。赵聪卓从小跟奶奶在炕头学剪纸，后来花数年时间收集900余幅明清剪纸纹样、复原濒临失传的技法，又把剪纸做成文创、搬进数字博物馆、带进高校课堂，还带动乡亲们靠手艺增收。从乡村炕头到更大的舞台，他用一双手，让一门300多年的老手艺长出新枝。

传统技艺穿越岁月而来，靠的是一代代人的坚守与创造。守住文化的根，再找到与今天生活相连的方式，老手艺才能活在当下。赵聪卓的剪纸故事，恰恰让人看到这种“守”与“变”之间的关系。

静心守住根脉，厚植传承的底气。不少民间技艺不像典籍那样有完整文字记录，许多细节就藏在老艺人的手指间。一种刀法怎样走，一张纹样怎样套色，可能几代人都靠口传心授。因此，民间技艺最怕的就是随着老艺人离去，手法和故事再也找不回来。赵聪卓整理、复刻900余幅明清剪纸纹样，系统归纳出“剪、刻、套、点、染、熏、拉、撕、刮”九大技法，给创新打好地基。传统文化的守正，首先要知道“正”在哪里，把文化谱系理清、把技艺根基扎稳，创新才不会变成无源之水。

主动拥抱变化，拓展传承的宽度。过去贴在窗上的剪纸，今天可以变成丝巾、摆件和服装；只能面对面教授的技艺，也可以进入数字空间。技术的价值，在于为传统打开新的入口。赵聪卓守着旧纹样，却没有囿于旧办法，他创建“中国剪纸数字博物馆”，运用3D建模等技术保存作品，与高校合作研发互动剪纸程序，并且把AI设计带入课堂……新技术并不会天然削弱传统，关键在于怎么用。AI可以辅助设计、降低传统工艺创新的技术门槛，数字技术可以保存纹样，互联网能够扩大传播。

走进日常生活，增加传承的温度。这门老手艺还从赵聪卓的剪刀下走向了更多人的生活，如今，在他的家乡槐树房村，有60多位村民参加剪纸工坊，不少人农闲时在家门口就能靠剪纸增加收入。一门手艺有人欣赏固然可贵，能够成为更多人的生活和生计，更彰显其旺盛的生命力。当文化价值能够转化为产品价值、产业价值，传承便有了更加坚实的支撑。有人愿意学、有人靠它就业、有人愿意为好作品买单，这样的“活态传承”，让老手艺有了生长的力量。

纸薄情长，落剪有声。一张纸，可以剪出花鸟人物，也可以剪出新表达、新市场、新活力。传统技艺的生命力，就藏在这样的接续与创造里。守住老手艺的根，也为它打开通往当下生活的门，老手艺会有属于这个时代的新活法。

本版编辑 王 琳 王龙博 美 编 吴 迪